

# 清秋之夜



王功鑾著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

清秋之夜 (全一冊)

(定價銀四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王 功 鑒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## 卷頭語

「清秋之夜」，是我的朋友仲勳的悲哀的記述；他和郁芝女士的愛情，真算是唯一神聖的精神的愛了！在他給她的靈魂的信裏，可以觀察出來，也用不着我饒舌了。

當那風雨澎湃的春天的晚上，我和他在一個旅館裏談話，他把他半生的煩惱都傾吐出來；我很替他倆憐惜；……最後我對他說：

「你倆的愛情，真是神聖！夢霞和梨影，也不過是這等純潔罷？

……」

「朋友！你又來了！爲什麼把她比做梨影呢？夢霞和梨影的愛情

，固然很純潔；但是梨影爲什麼要愛夢霞呢？……這不是她誤用情嗎？……」他憤憤地說：

從他這一點表示，我可以給他下一個判斷：他倆的愛情，有夢霞的梨影的情那般神聖！而愛情發生的原動力，就比夢霞梨影更純潔了！戀愛不忘救國，這是仲勳的絕大好處；他和郁芝的愛的發生，既然不是造次和盲目，他倆的愛情，又那麼的真摯和神聖！那末：郁芝死了，他也就應該隨着她死？他爲什麼偷生呢？不！絕對不是，偷生！他是要負完改造社會的全責！因爲他倆發生愛情的原動力，就是：思想相同，對於改造社會的責任，有平均負擔的願望；——在他給她的信裏說過——所以她雖然死了，他不特不死，而且更加倍的努力，

把她遺下來的責任，一并擔負起來！這種愛情的神聖，和人格的偉大，真是值得我的無端景仰呵！

但是可惜他不是文學家，尤其是對於修詞學沒有研究，本書——

清秋之夜——的起原，是他去年當小學教員的時候，在閒寂的秋夜，把他心坎裏要說的話，一一向他的愛人說出來，每晚在他寫完了一封信以後，他便把原稿火化給她，等他把他倆的愛情的經過回憶完了，共寫成了二十三封信；在這些信的文字內容，是沒有什麼統系的？有的敘述，應該（？）在前，有的應該（？）在後，有的這封信裏說了，那封信裏又說；甚至像什麼……責任……問題……擔負……悲傷……，說得很重複而討厭（？）了？這是他在每次寫信的時候，運用他的誠懇

悲哀的心，不知不覺又寫上來了！不特說是不要討厭他的重複！而且更應該憐惜他的傷感，尊重他的誠懇。

現在我把他給她的二十三封信集合起來，照他寫的日期的次序，編定先後，訂成一冊，我要求他把重複的地方刪去，加以修飾；他只是在書面上題了「清秋之夜」四個大字，他對我說：

「重複也好，不文也好，我當時寫給她的時候是這樣的！我又不是預備要做文豪，只要不把我的誠懇的意義泯滅就對了！又何必去刪改呢？……」

因戀愛而誤入歧途的青年，和失戀而自殺的青年，現在覺得很多了！「清秋之夜」，或者是個給這些青年的一個補救劑罷！

一九二八，四，二六・寅生於長沙之城南

卷頭語



## 弁言

我的朋友仲勳，是一個宇宙的感情家！他沒有什麼時候會快樂，他不知道快樂是什麼？他常常對我說：

「我自從有了知覺以後，什麼事都沒有如我的意的了！……最近我希望我倆的愛的成功，然而她又死了！我真的找不着光明之路！……

……朋友！死了罷！……」

我當然是用許多話去安慰他；但終於不能醫好他那受了重創的心，他無論什麼時候，總是低頭蹙額的胡想？他這種愁恨的態度，簡直就要天地覆滅才好！

我們在一塊教讀的時候，大家贈他一個徽號，——恨海愁蟲——因為他愁得比唧唧的秋蟲還多，恨得比茫茫的碧海還深；所以他就配做恨海裏面的愁蟲！——他也居然承受了。

恨海愁蟲這個著作，——不是著作——「清秋之夜」是他一個反覆悲哀的回憶的總表現！雖然他經過許久，才把他的回憶寫完，寫了過後，又一焚化給他的愛人了；我們總可以在給她的信裏，看出他的反覆悲哀的回憶的神情來。

他和郁芝女士的愛情，是比一切還要純潔！她雖然死了，他倆的愛，是不會和地球同時息滅的！但是他的悲哀的身世，便因此而更悲哀了。

他不因為悲哀而放棄他的責任！在他的給她的信裏的一首詩，有兩句是：

「……………」  
責任負完的日子，

就是我的死期！」

我相信他一定有這個毅力，擔負一切重大的責任！這雖然他自己爲受了極端的委曲而努力，也就是他能爲青年羣衆爭幸福了。

「清秋之夜」，的確是青年談戀愛的一個圭臬！都能像他倆秉着堅穩的意志去觀察對方，而能得到神聖的真摯的愛情，那末：世界上就沒有失戀的青年了！

弁  
言

一九二八，五，三・悲尸於淮水

四

## 讀了「清秋之夜」以後

當我們的隊伍開拔來廉州的時候，我和王仲勳同志，同是先遣部隊裏的一分子；我們是八月七日達到廉州，我們的工作，除了設營……部署以外，便沒多少事了。

陰雨迷離，涼風透骨；長天的夏令，使人誤認爲秋天了，在一天閒寂的晚上，我便把我心裏的疑團，向王同志開始質問。

「王同志！你爲什麼老是垂頭蹙額呢？你心裏有多大的悲傷事，……何妨對我說說？或者有法子替你解釋？」我問他說：

「馬同志！……不必問罷！我的受了重創的心，是沒法子醫治的

！……」他回答我說：

過了一會，他開了他的皮箱，拿出一本稿子來，上面寫的是：

清秋之夜」。他對我說：

「你拿去看看，就知道我的悲哀的身世了！」

後來我把牠——清秋之夜——一篇一篇的看完了；我不禁長嘆，  
終于我下了淚了！

我替王同志憐惜，替他的愛人郁芝女士憐惜，更替在東縛中的中國的青年憐惜——郁芝女士的死，不是受着環境的逼迫嗎？王同志的悲哀身世，不是因他倆的愛沒圓滿的結果，而更悲哀嗎？然而死的已經

是死了；悲哀的是永遠的悲哀；只是像郁芝女士一般的弱女子，犧牲於時代之下，不知道多少了！王同志呵！和你同病的，何止千百？

郁芝女士死了，她終于忘不掉的可憐的母親，和可憐的他；——王同志——他雖然是極端的悲哀，終于被一切責任的羈絆，不能隨着他的愛人一死；處這種無可如何的境遇，真是沒法解釋！我只好名他倆以：「一對時代下的可憐蟲」罷了！王同志！諒不至於說我侮辱了你倆罷？

一九二八，八，一三·性癡於粵之合浦十一軍七十六團團部

# 清秋之夜

——給她的靈魂的信——

一

郁芝：

自從和你訣別了以後，我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日子了？只記得去年五月十五的正午，我正在用午膳的時候，忽然得到你的惡耗；就手忙腳亂地跑到你的屋子裏，只看見你鼯睡似的僵臥在那暗淡的床上，你的臉上，掩着一幅雪白的手帕，你的兩手，緊握着拳兒，你那柴也似的瘦骨，竟臃了一層薄皮兒裹着，你那冰霜似的面孔，越發顯露出

清秋之夜

一



來了；呵！你真的死了呢？你就從此永遠地不理了我嗎？你竟忍心捨着我而死了……！

郁妹！你覺得我這是多麼的傷心一回事！那時教我怎樣處置呢？放聲大哭起來？恐怕旁人看出了我倆的意志，而妄加批評！只是忍痛吞聲的帮着料理了你的歛具，就匆匆回福綸去了。

自那天欲哭不能地瞧着你的乾淨的死體以後，我可是失了知覺了！我只想火速地走到死的道路上去和你會面，商量一個法子，推翻那萬惡的舊社會；使我倆再出世的時候，不至受那第二次的摧殘。但是我恨怨責任的羈絆阻止了我，使我不能如願！

我現在正在過渡的船上；——由武人而當了小學教員——趁着開

寂的秋夜，來告訴你一切過去的事實，和今後的計劃，使你得到充分的安慰。

清晰的更聲，又第三次經過門外了，時鐘也快要到兩點鐘；明天第一時就是國語，不多說了！又有和你見面的機會！請你猛用力敲着我的靈魂之門罷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八，二八——

## 二

郁芝：

腦海翻騰，愁腸寸斷，還想不出什麼好的法子來；如果是只圖我

倆的共同生活問題解決，而不顧慮一切，那末；有一個很好的法子，——死——就算解決了！但是我的責任何等重大！而況是我倆平均擔負的責任，都移給我擔負呢？

現在我的環境怎樣呢？你竟棄我而死了！一切問題，使我無從解決，徒然倉卒地隨着你死？未免死而無濟於事！因為我倆的結合，實由於思想，行動，……的相同，對於改造社會，我倆是要擔負平均責任的！所以我倆雖然是膠漆似的相親愛，但是於我倆的談話裏，找不着一句「縱佚」的話！純然由於意志的相投，而發生神聖的精神的愛罷了！不過你為憤恨那種種的束縛，覺得受這惡劣社會的支配是極無謂，就公然走到死的道路上去！這麼一來，我倆的共同生活問題，

或有解決的可能？但是我倆的責任，如何重大！你死了以後，不教我單獨負擔起來嗎？如果我也只顧迫切的死，而不顧我倆的愛的發生的根本原因；那末：我們這番結合和犧牲，簡直純然無謂了！

郁妹！我反覆籌謀，卒能找到一個最好不過的法子！你道是什麼呢？就是：盡瘁革命的進行，實行參加沙場的戰鬥！如果是不遭彈殞我們的根本計劃，一定能夠實行；你沒擔完的責任，也一定和你並擔了！精神的愛，自然得到了美滿的結果，幸而飲彈而僵，就算是重的責任負完了！共同生活問題，也就早日解決了！這是多麼便宜的一條路！並且還能使雙方的家庭，不至於十分失意，而用一種懊悔的心理，揣測我倆，以後或者能促其向進化的軌道上去呵？

郁妹——好不好呢？想你一定歡欣鼓舞地贊成這個法子！因為一切問題能同時解決，才不負我倆的愛的結合，而能澈底達到我倆的愛的目的了！何等的快愉呵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八，二九——

三

郁芝：

「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這兩句話，是顰卿畢生引為傷心的話；但是現在我也是這樣想：如果知道有今日別離的痛苦，不若當初不遇見你？即或遇見了你，不若兩人的意志，背道而馳，而別發生這麼濃

厚的精神愛呢？這真是無理可以解釋的，只是我倆遭遇着罷了！

郁妹！你的素性，是何等的純潔和忠厚！你的命運，又多麼的慘淡和可憐！總計你一生的不幸，不能不使我淚珠滾出來！你幾歲的時候，你的父親就死了，一個哥哥，也早已物故；可憐你只是伴着母親，寄居在二舅父家裏。姨母慘淡經營，撫養你，使你到學校裏去讀書；她的願望，是：將來得一個富美的女婿，也可以稍慰她的貞操了！不料你又因為愛我過甚，竟多愁致病而至于死了！這個罪過，我實在是沒法辭卸呵！

當你在病革的時候，我曾向姨母說過：

「郁芝的病，莫不是思想過度嗎？常常看見她愁眉蹙額，未必非

致病的原因罷？」

我的意思，是：希望姨母婉問你，你或者會向她露一點意思？但  
是你以為那時病已危險極了，不可救藥！只是日日夜夜對着姨母流淚  
。姨母把我的話婉問你，你也只答道：

「我是年輕的弱女子，並不知道什麼事！我的病，是由於衛生不  
慎，或虛弱得來的？並不是思想過度所致的呵！……」

姨母後來對我說了，我只是暗暗下淚！心裏想：她到底是一個孝  
敬而鍾情的女子！病勢已經危險了，還不忍把她的心思說給她母親聽  
！因為那時雖明白地說出來，也就無益於病了？何況要加重姨母的悔  
痛呢！

郁妹！你的死，不過是軀殼的變化罷！精神是永遠不會泯滅的！這是何等的干淨呵！然而我怎麼不會悲傷呢？今後的我，當於我的責任擔完了以外，還要完成你未完的任務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二——

#### 四

郁芝：

我在年幼的時候，就是住在白水村裏，對於你家裏的人和事，我也不會明瞭；沒有到篤祐——二舅開的商店——以前，從沒有和你見過面；我那裏知道有一個深情遠慮的你呢？你也自然不知道有一個夙



帶情根的我呵！

自從到了篤祐以後，因為頌民的稱道，才知道你的名字。後來民妹又屢次向我說了：你的品行，如何如何高尚！你的學問，如何如何高深！……雖然知道民妹不過一個十齡的穉女，她的說話，自然沒甚根據？她很活潑爛漫地對我說：

「金哥！你知道郁姊的人品學識……嗎？她現在在春林女校讀書，年齡程度，大約和你相當……！聽說我的爸爸會給你倆說媒，願意嗎？……」

她雖然是一段笑話；但是使我聽了以後，如癡似醉一般地！

多情好諺的民妹，最關心我的旨趣呵！一天，她微微含笑地對我

說：

「金哥！明天星期，我和郁姊同來這裏，使你倆會一會面，好嗎？……」我也沒話回答她，只是暗暗地欣愉着。

第二天，她果然和你來到篤祐的門外了！她勉強要你進來，你十分不願意似地說：

「我站在這裏等你，你是要看看你的爸爸，快些出來罷！……」  
民妹進來，什麼也不幹，只指着你大聲對我笑嘻嘻地說：

「這就是郁姊，父親將給你說媒的郁姊呵！……你願意不願意？……」

我一面聽了她的笑謔內話，一面眼瞪瞪地瞧着你；同時你也注目

視我，而表示一種視察默許的態度；我倆的愛苗，便在這時生了深固的根了！

從此以後，你那桃李冰霜的面孔，無時不深刻地印在我的腦子裏，你那誠懇的精神，也無時不縈繞着我的左右；但是經過了一年多的時期，我倆雖然不斷地互相考察，終於爲禮教所困，從沒有說過幾句話？想直接寫一封信給你，又不忍出那佻健似的手段；所以這麼久的時間，簡直把它空過了？我常常暗暗地想：我是一個寒士；姨母的觀念，是：想得一個富有的快婿，她一定不願意把她掌珠似的女兒，和一個沒恆產的我訂婚？……呵！郁芝是一個時代的先進者！對於我的一切，是完全了解的！我倆的責任問題，和終身問題，絕對可以操圓

滿解決的勝算！……有時悲觀似的，也畢竟能夠自己得到安慰了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四——

## 五

郁芝：

「好事多磨」，這是遇事失敗的人，而用以自嘲的話。我倆自從會面而默許了以後，雖然互相了解了對方的一切；但並不會談過多少話？這是大致逃不過「好事多磨」的成例罷？我是這樣地希望着。

愁眉不展的我，經過了許多難堪的時代以後，已是酷熱的夏令了；二舅父因為經營湘西，沒力兼顧縣中的商務，篤祜就宣告收束。同

時接到二舅父的命令，教在他家裏幫助禧兄料理未了手續；我得到這個消息，自然是歡欣得不可言喻！

赤炎炎的夏日，正在肆其威力了。自到了二舅父家裏以後，沒有多少事做；處那暑氣逼人情魔纏繞的時候的我，教我怎樣消這長天的夏日？到了晚上，那些活潑可愛的小朋友們，便環繞着房裏聽故事。你呢？只是坐在舅母房裏，隔着壁兒會意！有時咳嗽兩聲，把你心裏的積憤，靜悄悄地傳到我的心弦上來。

在十分難過的酷熱裏，不覺也過了一個月了，在這一個月之中，雖然沒一天不和你見面，但是都因為避免人們的嘲笑，除了在衿氏……和諸姊妹……團聚在乘涼的時候，談了多少關於時局的痛心話以外

，就沒有和你談話的機會了！郁妹！那時的我倆，真是「相見爭如不見」呵？

多愁善病的我，因為感覺得種種的束縛，沒有法子擺脫；茫茫的前途，不知道有多少危險？是那萬惡的病魔，又乘機纏繞着我了；在舅氏家裏，尋了醫生服了幾劑解暑的藥，病勢更一天天沉重起來；想等到星期日和你告別才回家裏去，因為病勢的催促，再也沒支持的可能了。

在斜陽已墜的一天傍晚，勉強步行着向家裏走去，遲緩的行進中，我不時的記念着：你在星期日回來，一定不知道我到那裏去了！看到我房門上掛着的鎖，你一定要發生許多疑問？呵！……還有……還

有民妹會告訴你！

病勢更加沉重了，經過幾個醫生的診斷，終於是無補于病；天天僵臥着床上，什麼東西也不想吃，只是醉沉沉地想那兩個問題：一個是責任問題，一個是和你共同擔負責任問題，雖然一事不辨地僵臥着，使我的慈愛的父母兄弟……，瞧着我悲愁；親愛的你，擔着許多的憂，但是那時候的我，正在過十分快愉的日子呵！因為我在幾個月的沉醉中，達到了我倆一切的目的，解決了我倆的一切問題，在我的精神上，已得到了充分的安慰了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六。——

郁芝：

在病魔和情魔纏繞之中的我，醉沉沉睡了八十幾天；在這麼久的沉醉中，很有值得我的記憶和敘述的事。

一天傍午，母親叫我吃藥；我恍惚是喝了一點什麼茶汁似的，又沉迷地睡下去了。不多時，我便斜倚着大門，呆呆地向田野凝盼着，親愛的你，珊瑚地靠着圍牆走進來了！我便挽着你的手，同到我的房裏，你依靠我的床坐下；僵臥在床褥的我，忽忽地又握着你的手談話。

「你在二舅家裏回來，怎麼不告訴我呢？等我星期回家，只見你的房門靜悄悄地掩着；後來聽見民妹說：你是二十日晚邊，因病回



去了！金哥！教我怎樣過得去？自後，我雖然還是在學校裏讀書，但是沒一時不記念你！只望你早日就愈，趕快到城裏來才好！那知道你的病一天天加重呢？……今天星期六，下午沒有課，就趁着這個閒暇來看看你，金哥！你別要太過於愁呵！你這個病，可不是由愁惹來的麼？你要忍耐着！養病！一切事故，病好了，都可以解決的！你別要傷心太過，使我難堪呵！……」你誠懇的對我說，緊握着我的手，臉上現出一種愁悶的顏色。

「郁芝！你真太鍾情了！我的病，固然是因愁所致；不過我倆的問題，不能解決，不知不覺地又愁起來了！……唉！你在學校裏功課很忙，不要再把我的病狀，記在心裏擾亂了你的神經呵！你今天來看

我的病，實在可以不必？……我知道你十分記念我，因為我回家的時候，你在學校裏；但是我的病天天加重，再也不能支持，回到家裏，醫藥也比較方便些，不會告訴而別了你，這是我非常懸念的！……可是你以後可以不要再來看我的病了，因為恐怕耽擱你的課程，你努力進取，甚于來看我，和記念我呵！……」我這樣的和你說，同時緊握着你的手，而表示一種感謝戀戀的深情。

……

你和我的母親談了一會以後，你便告辭回去，你說：

「金哥！……我去！……你別要深愁呵！忍耐着罷！……」

我那時僵臥不能動了；只是輕聲回答你說：

「郁芝！感謝你的厚意！我可是不能送你呵！……」你就在我母親前面，走出房門去了。

不一會？母親叫我起身吃晚飯，我想：怎麼就晚了呢？郁芝可是才去呀！我便大聲問母親道：

「客去了罷？這時恐怕還沒有走到街上呵！天晚了，怎麼好呢？……」

「那裏的客去了呢？兒子！你說夢話哩！」母親驚着回答我。

我聽了母親的話，才覺得是從夢裏醒來。雖然不敢和母親爭執；但是你確實見了我，而談了上面的一段話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九——

郁芝：

病益支離，魂遊墟墓的我，恍惚間又和祐甫弟攜手偕行於泉石山水之間；有時又獨行踽踽的到你那靜悄悄的屋子裏來；這種摸索不到的趣味，真是沒筆兒可以形容。

信步徘徊，到了你的屋子前面了；舅母姨母和諸弟妹……，笑嘻嘻地向着我，二舅母向我說：

「仲勳！你的病完全好了嗎？我們聽說：你的病的起原，是由於你和郁芝的婚姻問題，不能解決，現在可是好了，我們已經和你的姨

母商量好了，決定允許你倆結婚！……」

郁妹！我當時聽了她的話以後，覺得驚奇似的！或者：你那天回去以後，和五姨母二舅母談話的時候，露出了我倆的意志？不然：怎麼會有這麼好的消息，出自二舅母口裏呢？

「這件事本來是容易解的？不過我是一個寒士，怎樣能滿足姨母的願望！……」我認爲二舅母不會撒謊，就老實對她說了。

「你別要怕你的姨母有異議！她很憐恤你倆的癡情，很願意你倆結婚！你現在拿一個什麼東西給郁芝？她也拿一根髮釵給你；免得你怕你姨母的否認！……」二舅母聽完我的話以後，很誠懇地說。

她隨手在你的髻兒上，取一根新式的髮釵給我。你害羞似的把眼

光注視着我，表示很誠懇的允許。

我歡天喜地的走到通衢上，買了一個金質的戒指？仍舊走到你的屋子裏，交給二舅母收了，諸弟妹……都嚷着相賀。那時的我，——依舊制式而和你訂了婚的我——真是得了一顆寶貝似的，不由得喜形於色了。

夕陽將西墜的時候，才慢慢地回家裏來。踏進房門，猛見那黃花似的瘦骨的我，僵在床上，似眠蠶一般的一動不動；而且小得似一個三四歲的孩子的身子了！我心裏憔悴地想：我倆的問題，將有圓滿的解決了！但是這枯瘦的皮囊，怎樣處置呢？最好是不要了，拋到什麼地方去呢？

「你又鬧什麼！……」

我反過臉來看的時候，知道是母親向我大聲說的。郁芝髻上的金釵，那裏去了呢？我想：

「母親！我可是怕起來了！我的病，怎麼這般危險呢？難爲您老！多麼的擔心呵！……」我驚疑似的說完了以後，忽忽地又睡下去了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一〇。——

八

郁芝：

我醉沉沉地長睡着，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日子，只覺得第一次美滿的夢，是一定能夠實現的，不久，由第一次的夢的樂觀，而成爲第二次的事實了。

朦朧斜倚着枕兒上，目光呆視着暗淡的紗窗，覺得迷離的天色，快要晚了一般；誠懇的你，珊珊的走進房門來了。

「郁妹！你來了呢！你的兩手，攜的什麼東西？……你今天怎樣沒有課呢？……」我問你：

「金哥！你近來好些嗎？……今天星期三，下午只有第一時有課。……現在好了，母親允許我倆……了！一切問題，不是都容易解決嗎？……你可是不要憔悴了！……」你一面拿着爆竹和食品，放在桌



上；一面反過頭來向我說。

.....

我的病忽然好了，一躍而起床了。我想：這是在夢中呢？怎麼這般的迅速？我以為我倆的愛，至少也要經過一兩年的時期，才能成功？現在倒和事實成了反比例。這真是我有生以來未有的幸福呵！手舞足蹈的拿着爆竹，在客廳裏燃放起來，慶祝我倆的愛的成功！

「你又嚶語起來了嗎？.....」

近而且大的聲音，把我的興致打斷了；我回頭看，母親坐在床沿，撫着我的身體。

經過了這兩次夢幻以後，雖然在恍惚醒來的時候，也不以為從前

的結合是夢中事了！簡直就是已和你訂了婚，只待着我的病愈而結婚了。

一天，元弟捧着兩盒蜜糕，走進房來，他說：

「這是你的岳母家裏送來看你的病的蜜糕；你想吃嗎？……」

「元弟！剛才午飯我也不會想吃，怎麼會想吃蜜糕呢？」我回答

他：

過了一會，朦朧的醒來了；口裏覺得枯燥似的。

「母親！我要薄荷糕吃！請您給我幾片罷！」

「沒有什麼薄荷糕！別的蜜糕倒有！……」母親說：

「母親！剛才……送來的，有一樣不是薄荷糕嗎？……」

我說完了以後，覺得是醒了，幸沒說出……誰……送來的？不然母親聽了，又會疑惑和質問，唉！怎麼不造次地說出來？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一一——

九

郁芝：

舊歷九月九日，是重陽節，那時候，我的病已經好了什之六七了；能夠扶着木棒走到門外來了，飯量也增加了，身體一天一天地復元，尤其是心裏非常暢快；所以纏綿的痛魔，竟被情魔離開了。

「明天是重九節；縣城裏的學生，大致都會到道吾山去登高，一

定會經過對門的大路，很是熱鬧呵！……今天下午，你五姨母的女，已經隨着她的同學到山麓去了。……」父親剛從城市回去，抱着烟斗，對我歡笑的說：

「她一定是隨劉萃貞到道吾山腳下去了！劉萃貞不是住在兩場坪嗎？那裏離道吾山不過是一里多路罷？……」我這樣回答父親：

重九的下午，太陽剛要西墜的時候，望眼欲穿的我，站着籬笆旁邊，向對門的大路上注目。一會兒，兩個活潑的女子，手挽手地從右邊走來，向城市裏去。「呵！這就是她和劉萃貞回學校裏去，今天的旅行，是多麼的快樂呢？新癢的我，可是領略不到！」

目迎目送地注視着你，直到你過了那高低不勻的小嶺，你還恍惚

出現在那樹林空隙中。「她一直回去了嗎？怎麼轉向這裏來呢？難道她知道我的病好些，就不介意了？……不！絕對不！因為她和劉萃貞同伴，一不願意和她同來！……」我心裏暗暗地忖着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一六。——

十

郁芝：

病魔纏繞中的我，竟勃勃然有生氣了；這是誰的力量呢？不是那可敬可懼的情魔，助我把一切問題於病中圓滿解決，把那纏綿的病魔，竟驅之九霄雲外去了嗎？唉！幸福呢？悲慘呢？

我於病後還沒有返二舅家裏以前，也幾次到了城市，沒一次不到你的屋子裏；只是每次你都往學校裏去了，我是多麼的記念呵！直等到太陽西墜的時候，才慢慢地走回家裏來。

十月十二日，我檢點書籍和衣服……，由家裏遷到二舅家裏來。那時的我，已由沉醉的病裏醒過來了，覺得以前結合，是幻境；但是我知道不應該深愁而致有此危險！自後我惟有實際地努力，決不要深愁而陷入悲苦的境地。

我復來城市的那天，不就是你的生日嗎？當午餐的時候，民妹……笑嘻嘻地向你要酒吃。你還說：

「那末：你先問陽姊要罷！今天不也是她的生日嗎？……」

那時民妹正是和陽姊反唇過後；所以民妹就意興索然了。  
這是我祝你的生誕的巧遇，一切都還牢記在心頭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一八。——

十一

郁芝：

自那次復來城市以後，我更得到由夢中來的教訓和安慰，對於你更加倍的認識和親愛了！小朋友們，也不十分注意我倆的接談了。我因為想改正從前的錯誤，——深愁——所以時時把一個愁字視如猛虎的牢記在心頭，還寫了幾篇病後日記，藉以維護我的意志。

一天晚飯後，姨母，你，我，和諸姊妹，坐在一塊談話的時候，姨母忽然問我說：

「你的姐姐已經字了人沒有？前我聽說：現在和晏家構婚，……真的嗎？……」

「呵！晏昭皓呢！我聽說：由張某作伐，成否事實？還是問題。」

……「我回答她說：

「晏昭皓呀！從前我在春林讀書的時候認識他，他是在修中肄業；他的身體，很孱弱似的，而且我聽見同學說：他的學問。……呀？

……思想很……落後罷！……你家裏爲什麼給你姐姐和他訂婚呢？……

……「你搶著說：



「他的家庭狀況還好嗎？……這是我家庭負責做的事。」我說：「難道你的思想也是如是嗎？……田產是靠不住的！只宜看那人的將來而決定！並且這種婚姻……？」你憤憤地說出來：

「這事我任之家庭，我的思想，是如是嗎？……」我連忙說：

在這一段談話裏，你的思想，是如何的高尚！透澈！使一個活潑的我，不由得誠懇地接受！你妹呵！在這萬惡的環境中，莫說是買賣式的婚姻，是以資產為目的；就是一般自號新穎者，說什麼……自由，……戀愛……，又何嘗不以資產為對象呢？你的話，不特是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裏，使我永遠永遠地記着；而且使那些買賣式的婚姻者發抖！自號新穎以資產為戀愛對象的青年覺悟呵！

郁妹！你那話是對我下批評呢？還是有別的希望？你明知道我不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。……呵！你是借著這段話，來喚醒你的母親罷！你因為不忍傷了她的慈愛的心，而向她明白表示一切呵！郁妹！可敬！可愛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一九。——

## 十二

郁芝：

在這險惡環境之下的我，沒一天不在愁天若海裏度日子。就是每天教了小朋友們幾句書，和別的朋友談了幾句話，或者有片刻的假歡

樂；但是勉強的笑，比流淚還更傷心！郁妹！我的前途，是多麼的黑暗和危險了！我很怨恨前年的重病，爲什麼不教我一病而死呢？使我活着受多麼的痛苦！更怨恨那熱烈的槍彈，爲什麼不創在我的頭上或胸部？使我得一個痛快的死，比度這煩惱的生活，好得多了！造物于人，未免太骨突了罷！

前天，我到盤卿家裏，——實在是看看你的母親——他的棹上，放着一本筆記，却是你以前在縣立女校所記錄的；上面書着：「譚月嬋歷史筆記。」我不禁呆呆地捧著，眼眶裏的淚，禁不住要流下來了。  
盤卿絮絮地和我談話，我也只好面對木壁回答他。

郁妹！自從和你訣別了以後，我常常想：你的一切書籍，和課本

，不知道那裏去了？想向顧民盤問問？又有些不敢！只好慢慢地刺探；如果是得到了，我一定永遠給你保存，使你費盡幾年苦心所得到的東西，不至于無形泯滅：

過了一天，我想了一個法子，向盤問道：

「盤！你有什麼地理，自然，……科學筆記麼？……我的姐姐，在甲師插班，想借着去作參攷！……」

「我的筆記是遺失了，郁姑在縣立甲師所記錄的，可以嗎？」盤回答我完了，連忙把你幾年來的科學筆記，都拿給我，只是不見了你的作文課本；據盤說：是搬家時火化了。真是可惜！

這些剩下的筆記，也是盤多心，于你死後，檢點保存着。他給

我的時候，鄭重地說：

「仲勳叔！你出去的時候，這些本子，不要給你五姨母看見了！不是：她又耍痛哭起來！」

唉！五姨母真是可憐呵！被拋棄的我呢？又何等的可悲呢！

晚上，把你舊日的筆記流覽一遍，使我感覺無限的酸楚；你的字跡，是如何的整潔秀麗呵！你的用心，是多麼的悲苦！不料你的目的還沒有達到，任務還沒有完成，反被萬惡的環境壓迫束縛你至於死呢！傷心呵！你的死，是不得已！是不願意！你剩下的責任，讓誰擔負？支配你的環境，讓誰與之格鬥？你可是干淨地撒手；可悲可憐的我，今後一切艱難，誰和我共負？寫到這裏，眼裏的熱淚流出來了！紙

也濕透了！郁妹！我只有死！拋棄今生的責任，而求圓滿解決于來世罷！我找不到光明的路了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二二。——

### 十三

郁芝：

我自從病後復來二舅家裏以後，沒一天不和你暢談了；同時你的病勢，却一天深似一天。直到隆冬的時候，更是危險了！一切病症，都叢聚在你那孱弱的身體上，可憐你怎當得這些病魔來侵犯？漸而病骨支離，形容枯槁了。使你可憐的母親，弄得手足胼胝，只好和你

相對流淚。

我呢？難乎爲情了！我的心事，向誰表白呢？只是每天走到你的房裏，來慰問你的病狀。五姨母也不客氣地教我給你請醫，市藥，我也就居然代勞，無所顧忌！——本來是不足顧忌——我給你做了一件事，我心裏便得到一分安慰！

大約是去年新春時候罷！你的病態，由危險而安穩了。我也更欣喜得不可言喻！因爲你的容顏也流暢些了，藥爐也停止了，人們都覺得你的病是完全好了。

當我們在一塊兒歡欣鼓舞地度着和藹的新春的時候，我倆的愛情也就隨着歲月增高了！倘當時拿着寒暑表來測驗我倆的愛的熱度，

恐怕已超過了一百度以外。

一天晚上，我倆和諸姊妹……，在二舅母房裏圍坐在一團談笑的時候，好諳的民妹，又開始她的工作了。

「五姑姑！您喜愛金哥嗎？要他給您做兒子罷！……郁姐姐！這就是你的……哥……哥了！……」她頑笑似的說。

「頌民！不要胡說！他那裏有給姨母做兒子的道理？……嗤……」二舅母威嚴地說。

那時你正坐在和我對面的一張矮椅上面，你聽了她——民妹——的笑話說過了，你那圓滑有神的眼睛，注視着我，笑嘻嘻地望着我說



「金哥！……好罷……假是我得到一個這樣的……哥哥，……那就……好了！……」

郁妹！你這個表示，不是把你誠懇愛我的心，向你的母親明白表示了嗎？可是五姨母聽了以後，不去研究罷了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二六。——

#### 十四

郁芝：

寒風料峭地向大地吹著，院子裏的臘梅，放出那潔白清幽的花，芬芳的空氣，時時可以接觸我們的鼻孔；人們都在百忙之暇而休息了

；爆竹的聲音，不時震蕩我們的耳膜，城市裏呈着一片樂焉融融的狀態；這不是去歲新年的時候嗎？

元旦那天，人們都歡天喜地的忙着賀年；我倆也當然是逃不了這個成例？晨餐用過了，整理我的衣服，向二舅母，五姨母，……，照例賀了新年。

你呢？自然（？）也是穿着一件較新而潔的衣服，去向舅氏家裏的人們賀年。當你從二舅母房裏出來的時候，我恰好和祐弟坐在客廳裏，你走進客廳的時候，我不知不覺的站起來了。

「金哥！……請拜年！……」你用輕微的聲音說完了，把你那活潑的態度，向着我表示，歡欣的和我作了一個揖。我當然是同時注視

看你，回你一揖。並且很輕聲對你說：

「不必客氣！……讓我來請你拜年罷！……」

你反身和祐弟賀了年以後，就珊瑚地走到你自己房裏去了。

一天，——已是上元後了——下午，我走到你的房裏來，你擁着一條短小的褥子，坐在伴床的一張藤椅上，我向棹上的鏡子望了一望，就坐在棹子前面的一張兀檣上，和你說話。

「五姨母到那裏去了呢？……郁芝！」我問：

「到梅花巷去了罷？……」你回答我：

「你爲什麼不到外面去頑頑呢？」

「外面的風很厲害，恐怕傷寒！」

「你的病完全好了嗎？」

「好像是好了罷？……你看呢？」

「去歲陳七爺對我說：他的病很重要，雖然好了，還是要多服幾劑藥，免得再發。……你現在不覺得怎樣嗎？」

「不覺得！……只是喉嚨仍舊有些痛！……」

「金哥！你今年到那裏去？……二舅父不請你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！二舅父因為津市的生意縮小了，家裏可以不請人。至於我到那裏去？還沒有一定！前天德福泰想請我去管外賬，我因為身體沒有復元，已辭却了；其實我何曾想在縣裏找事呢？今年無論如何，一定要到外面去！在這個地方，（？）是沒有意識的！……」

「呵！……你到外面去！不是到上海嗎？那個商業學校會給你介紹銀行和公司的職務！……但是……」

「那個學校是靠不住的！我到外面去，不一定到上海，也不一定找商界的事；只是我在這個時候，老實說：是沒有一定的計劃！到了什麼地方再說。」

「好！……好！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本來沒有什麼意識！只是覺得煩悶！但是我們要負起把它弄好的責任才對！……」

金哥！縣立女校幾時開學？你如果在街上看見招生的廣告，請你把開學的日期告訴我！因為我還要寫信通知我的同學劉萃貞……，請你注意！」

「可以！……可以！……你今年一定是讀書！只是縣立女校畢業以後，你預備怎樣？」

「我還是想升學！沒有高深的學問，一定不能做事，尤其是在現在弱肉強食的二十世紀，總要能够自立才行！……只是母親允許與否，還是問題？或者也會因經濟困難的關係，而被阻撓呢？……」

「不錯！……還是升學！……五姨母諒也會允許你罷！……」

郁芝！這都是過去的陳迹罷？往事不堪回首了！過去的甜蜜的愛，都成了現在悲哀的回憶了。

拆……拆……的聲音，隱隱地傳到耳鼓裏，萬物都靜悄悄地眠睡

了，窗外半枯的芭蕉，被西風搖曳得颯颯作響；黑暗而廣大的學校裏，呈一種極端恐怖的狀態；該睡覺了，不寫了，下次再談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二七。——

十五

郁芝：

現在已是秋深了，陰翳的樹林，由青葱蔥而漸凋零了；青氈一般的草地，也一變而為黃色了；嬌娜的楊柳，只賸了幾根乾枯的枝幹；西風瑟瑟地向大地猛吹着，好像是給萬物一個警告，說：「寒冷的霜先生來了！」在這種蕭條境况之下，憔悴的我，不禁對景傷情，而更

觀得宇宙是一個萬惡樊籠了呵！

一片荒涼的文廟裏，因為上期要改爲一個初級中學的校址，所有的住戶，——二舅父和你家當然在內——都搬出去了。有的地方已經開始建築，有的還在破壞未完的時期；你那間小而矮的和附近的一棟房子，都還沒有拆卸；只是屋子裏充滿了陰森森的空氣，使人有些害怕了。

暗淡的斜陽，照在院子裏，呈着淒涼慘淡的氣象。屋子仍然是勉力支撐着，只是住在這屋子裏的主人不見了！唧唧的寒蟲，仍然是斷續的叫着，你那悠揚的笛聲，便沒有聽見了！地上的磚，被綠苔鋪滿了，不見了我們的足跡。



滿種橙子的果園，和園裏空隙地上的青菜，也非昔日的景象了；靠菜園左邊的平坦地，長滿了茸茸的綠草了。

當那冬天朝曦初上的時候，我倆不是同在這兒曝太陽嗎？你那時正在病裏，患着喉嚨痛，你不是常坐在向太陽一邊的一張矮椅上，拿着吹喉嚨藥的銅管，教我給你吹藥嗎？當你張口向我的時候，看見你的喉嚨的兩邊，生着兩個蠶繭般大的瘡疽，上面潰了許多的小孔，我把藥給你吹上的時候，我心裏怪難受的！直到吹完了以後，你口裏含着藥末和唾沫，說話都不方便了。這些情景，像活動影片的一幕一幕重演在我的眼前。

呼呼的風聲，更加緊地吹起來了；斜陽也漸漸不見了；滿屋裏淒

深的景象，真是更覺得可怕。

金哥！……金哥！……的呼聲，和你的咳嗽的聲音，不住的在我的耳鼓裏震蕩着！我走出大門的時候，恍惚着見你坐在靠門的一張椅子上，手托着腮兒悶損着！

郁芝！這是我今天得着機會到了你幾年來依棲的地點，陰霾慘澹，處處足使我傷心！我不忍多留了，一直回學校裏來了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九，二八——

## 十六

郁芝：

可恨的病魔，偏不忍遠離你，新年剛才過去，你的病又復發了；據醫生說是去年好了以後，少服了幾劑調補藥；這或者是原因之一罷？

可憐的我倆，飽受着環境的支配；過了新春以後，我又離開你向福綸去了；然而同在一個城市裏，朝夕可以相見。我只希望你的病馬上全癒，把我倆的一切問題，圓滿解決。自到了福綸以後，還是不間斷的來看你，和你談話；你沒一次不用你的多情的眼睛，和誠懇悲哀的態度，向我呆視著，表示有說不盡的悲苦的樣子。

在你死的前半月，你的病是十分危險了，身體也更枯瘦了，什麼藥方也沒有效，什麼東西也不想吃；姨母弄得更拮据了，神經紛亂，

沒法應付，只好效着迷信家去求神；並囑我做一篇疏，到城隍廟去焚化，希望菩薩的力量，來挽救你；我雖然知道是沒用，只是找不到別的法子，也惟有竭我的至誠，向城隍菩薩說幾句誠懇悲哀的要求話。如果是菩薩有靈，一定會允許我的要求，而救你於危險了！

那天我把用黃紙寫好了的進城隍菩薩的疏，送來交給五姨母，剛走到你房門外的時候，就聽見你對五姨母說：

「媽媽！……金哥來了！……」你大約是聽到我咳嗽一聲而知道的。

你轉輾地在那床蓆上；五姨母坐着床沿，一手撫着你的身體，現出很淒惻的態度。我問你：可好些嗎？你只是頭左右一轉，眼裏的淚

就流出來了！這時候我真是禁不住要哭了！把疏交給了姨母，也就走出房門來。

「唉！仲勳！郁芝的病很危險了！……已經成了乾經癆，是沒有法子醫治的！……她的白痰和咳嗽，日益多了！……朝不保夕呵！真是可憐！」我剛到二舅房裏；她嗚咽的說：

我聽了她的話以後，背脊上好像是芒針亂刺起來！嚇得人都跌了！——因為我的意思是有可爲——半時沒有開口，滿眶的淚，聯珠似的滾出來。過了一回，才答她道：

「不怕罷！……只要……菩薩保佑她，就……好了！」真的是找不到別的話說。

丁七

郁芝：

統計你在病中的日子，至少也有三百天；在這長時期的病中，不知道你經過了多少圓滿的夢！得到了多少安慰！——由我的病中的經過可以用公式推算出來——但是結果：你還是不能由夢中的安慰，而得到真安慰；仍舊是把你的誠懇悲哀的心，化成濃固的痰，滴滴吐盡了！以至于不能支持而死！這是因為你的腦筋清醒的緣故，夢中的安慰，是不能滿足你實際的願望的。

你死的前兩天的下午，我來看你的病的時候，你那柴一般的瘦骨，坐着一張塞着幾層軟布的藤椅上。把剛才買來的米粉，嘗了一嘗。只是說：「無味！」你伸着手給我看的時候，口裏嗚咽地還說出來：

「這個樣子，簡直剩了皮包骨！坐椅子都覺得臀骨痛呵！……」

「郁芝謂昨天晚上，她夢見和你打架！她還打贏了；……我問她：爲什麼事情？……她又說：不知道。」五姨母帶着愁容向我說：那時你現着很悲怨的樣子，斜倚着藤椅，把頭轉過去，長嘆了一聲。

「她爲什麼會和我打架呢？……奇怪！……」我向五姨母說：

「郁妹呵！你在那長時期的病中，做了多少和我結合的夢呵！一切問題，在夢裏解決了多少次？你的悲哀的心靈，得到了多少暫時的安

慰？何止在十分危險的時候，夢見和我「打架」呢？「打架」是你對五姨母說的罷！你一切經過的夢境，你不忍向你的母親明白表示，到了彌留的時候，你的神經紛亂了呢？你把晚上的夢的對象，——我——向你母親說出來了！而又託言是「打架？」我倆爲什麼會打架？尤其是在你的希望美滿的夢裏，怎樣會和我打架呢？郁芝——這算是你和我永訣而最後的（？）結合罷！過了兩天，你竟捨我而死了！……

你死的時候，我沒有在你的身邊，沒有聽見你說什麼話；後來聽見二舅母說：你氣絕的時候，還不斷地念着：……我捨不得我的……可憐的……母親……！就沒有氣息了。郁芝——可敬！可愛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一〇，二——



## 十八

郁芝：

你那可敬可佩的願望，和可悲可憐的身世，真是值得我的永遠記念！自從和我訣別了以後，我簡直沒有知覺了！在旁的人們的觀察，以爲我有別的失意，常常拿許多不中聽的話來勸慰我。其實都是藥不對症，只增加了我的忪怛罷了。

我雖然是飽受着環境的支配，暫時不能反抗？但是正「磨礪以須」地整頓我的精神，預備和牠作殊死戰！不料計劃還沒有實現，就遇着一個迎頭痛擊！——你和我永訣了——但是這并不會減少我的勇氣

，而使我至於放棄；我雖然幾次預備自殺，終於是被責任援救（？）了！所以便加倍的努力，緊張我的精神，決然毅然向支配者反攻。

在湖南民報上，看見了黃埔軍校在湘招考的廣告；我就告訴家庭：不日赴省投考。父親和母親，只當我是言不顧行！空談！……因爲時間的關係，不能詳細地向家庭說明，就匆遽地離了縣城，逕到長沙投考去了。

父親幾次來信，責我冒昧，獨斷！不曾取得家庭同意！他的信的大意是：

「……你現在爲什麼這般孟浪了？……你去年大病之後，身體到現在還沒有復元！……你是一個斯斯文文的孱弱身子，怎樣能夠受得

軍事訓練那般的辛苦呢？……你想：廣東是多遠的地方？你怎樣得回來？……無論如何，……一定要返家才行！……不然：你就是不孝的兒子！……」

我雖然考試得不落第，但是我沒有路費了，向誰借貸呢？不是仍舊不能到廣東嗎？只好順着父母的意志，垂頭喪氣地走回來，準備做第二次的總反抗。一路上我感覺得悲哀，隨意的念了幾首詩，裏面還記得兩句：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要是我始終不能盡我的力量和牠死戰，  
我的骨頭，決不教它整個的葬在一塊！」

一場糊塗，仍舊到了福綸裏，和他們工作起來。我的心靈，沒一刻把我的責任忘却！同時你也沒一刻不環繞着我的左右，並且很明顯地告訴我：

「在這種惡劣環境支配之下，你還不圖最後的總反抗，來解決一切！我倆的重大責任，寧放棄嗎？我倆都是被壓迫之一呵！前進！把一切惡勢力推翻！完成我倆畢生的任務！」……

後來家庭許可了，——不如意和不得已的許可——投考武漢憲兵教練所，受了幾個月的軍事政治訓練，宣告畢業，復轉入教導營，不料陰險的軍事領袖，懷着不測的意見；不久，教導營被解散了，我就由武漢回到家裏，這是我第二次反攻的失敗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一〇，五——

十九

郁芝：

在投考軍校而返福綸的時候，更是寂寥不堪了；一切問題，都叢集在我的心弦上求解決，但是不能匆遽地想出法子來。同時因受了精神上的絕大損失，使我沒一刻不想到你當日的願望是何等的偉大而可敬！現在你的責任也移到我的肩上了，使我怎樣能擔得住？想到無可如何的時候，便拿筆隨便亂寫，成了許多拉雜的文字；但是這些紀念你的文字，我記不了多少了。雜錯的寫在下面罷：

(1)

「十七年慘淡生涯！既傷怙失，復掉兄亡；只賸得母女仳伶！；百餘日殷勤共話！爲感情深，因憐我瘦；偏成了你我膠漆！雅愛忘形！……」

(11)

「玉笛一聲驚！梅落江城，忍向青山彈血淚？

鏡台千古恨！風寒繡閣，空憑明月弔英魂！」

(12)

「一腔心事付江流，

.....

白水青山依舊在，

相思人已託沙鷗——！

(四)

「與君長別，倏忽十旬！念時序之遷流，感深情之永訣！天涯地角，永爲睽隔之魂；夢裏懷中，常寄淒涼之影！……憶當年一笑相逢，意許形諧四目；感去歲兩情益洽，漫言約自三生！而冰人作惡，絲將繫入青藜？寒士興悲，魂已遊乎墟墓！……不謂危者愈而疾者亡；窮愁者獲不死，而貌逸者捐軀乎？……嗟乎！世態炎涼，人情冷煖；共生死者已去，同患難者爲誰？言念及斯，益增浩歎！自今以往，吾其無意於人世矣！……願此後靈魂芳魄，

尙依子共事疆場！……」

右邊那些文字，因為當時是用文言寫成，所以我也就無須把它翻成白話，還有許多的詩文都遺失了？——或者被我家庭火葬了——這上面四篇文字裏，還有許多不能記憶的句子，尤其是第四篇，記憶的不及三分之一；我也不忍再去填補了，就把我能夠記憶的一點，寫給你看罷！請你在我以前焚給你的舊稿裏，找着把它謄好罷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一〇，八——

## 二十

郁芝：

清秋之夜



回憶在武漢肄業的時候，時常望着壯麗的長江，威嚴的大別山，赫赫的黃鶴樓，雖然到處可以洗滌塵囂，怡神曠志；但是我的心事，覺更被那些景色擾得莽亂，而使我懷一種不可思議的悲感！在極無聊賴的時候，做了許多小詩，現在讓我一首一首記憶出來，寫給你看，你或者不以爲看過的而厭煩罷。

1.

江上

浩蕩的長江呵！

爲什麼不住的流動？

把那些可愛的浪花兒，

逐向那裏去？

○ ○ ○

呵！「大江東下」！

你走到極東的地方，

是否有一個蓬萊島？

○ ○ ○

她去了！她一定到那裏去！

但她沒有告訴我！

——多麼寬的地方，

向那塊兒去找！

○ ○ ○

清秋之夜

我的心靈環繞地球，

一分鐘何止百次！

不怕「更隔蓬山一萬重」

我也瞬息可以達到！

○ ○ ○

呵！我真是瘋了！

她不是環繞着我的左右嗎！

把她從經驗得來的要素，

一一告訴了我。

○ ○ ○

——我願意把這大江的水，

洒遍全球！

將那些惡濁的塵囂，

洗得盡淨！

○ ○ ○

愛人呵——，你幫助我——

把那萬惡的舊社會制度推翻，

重新建造！

○ ○ ○

鼓着我們的勇氣，

清秋之夜

努力！前進！奮鬥！

2. 死

她離別了我，她毅然死了！

她的死是擯棄我呢？

還是受了環境的壓迫？

○ ○ ○

她真的和我一樣的可憐——環境的支配者？

她的死是未能戰勝萬惡的環境！

但她決不是力量不及！

是她的神經過敏！

○ ○ ○

我呢？——宇宙的拋斥者

決不因爲被牠拋斥，

就站在宇宙以外！

○ ○ ○

我的同病的離別了！

我的責任加重了！

責任負完的日子，

就是我的死期！

○ ○ ○

清秋之夜

愛人呵！我願意和你攜手同行！

把我們的不死精神——

永遠照耀着這黑暗世界！

奮鬥的死，何等的光榮偉大！

3. 春來了

春來了！

嬌柔的柳條，漸漸發起嫩葉；

預備在溫和的春風裏，

搖曳牠的身色！

○ ○ ○

春來了！

鮮艷的牡丹，含苞欲放；

預備在熱鬧的花朝，

和羣芳一爭妍艷！

○ ○ ○

春來了！

離離原上草，

也悄悄地現出綠意來，

顯露着向春風乞憐的模樣！

○ ○ ○

清 秋 之 夜



——萬物都這般歡喜迎春，

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○ ○ ○

呵！

春有溫和的風，

吹噓萬物！

春有暄煖的太陽，

照躍萬物！

春有滋潤的雨，

洒遍萬物！

○ ○ ○

但是——

春不能長久地留在人間，

牠有時要回去！

「春去無蹤」，

向那裏去挽留呢！

○ ○ ○

可愛的花兒柳兒草兒呀！

假若你們失掉了春，

作什麼感想？

精 秋 之 夜

○ ○ ○

恐怕……恐怕……

春回去了以後，

要受那些「烈日」「嚴霜」的欺負！

4. 茫茫的前途

兇猛的敵人，

不住地向我們廝殺！

一般可憐的弱者，

看看快要屈服了！

○ ○ ○

變相的帝國主義者和軍閥……，

大施其「牢籠」政策！

一般腦筋簡單者，

快要受其欺騙了！

○ ○ ○

可憐呵！

滿地荆棘，遍野哀鴻！

找不到人世的「桃源」，

躲避那些「廝殺」欺騙」！

○ ○ ○

清秋之夜

清秋之夜

茫茫的前途！

那一邊才不是歧路？

屈服呢？還是任其牢籠？

○ ○ ○

我有頭顱和熱血，

要和敵人拚命！

我有腦筋和手足，

要揭破欺騙者的假面具！

○ ○ ○

曙光在前呵！

別要害怕！

犧牲是前途的正軌！

3.

回憶

(一)

柳絮飄烟，橙花飛雪；

青蔥蔥的草地上，

不是時有我倆的足跡嗎！

○ ○ ○

赤炎炎的夏日的威力逼人；

可愛的新月東上時——

清秋之夜

靜悄悄的庭前，

可曾聽見我倆對着小朋友們話故事？

○ ○ ○

聲聲嘹唳的秋雁，

不住地從浮雲裏掠過；

清冷的偏廂，

曾否談過多少傷心話！

○ ○ ○

紅豆一般的燈光下面，

圍坐着姪氏和弟妹；

她捧着一本英語，

咕嚕咕嚕不住地讀！

○ ○ ○

.....

不堪回首憶從前？

過去的甜蜜愛情，

部成了今日悲哀回憶的材料！

(三)

她被病魔纏繞了！

她的愛母的心懇摯了！

清秋之夜



不忍違抗母親的愛意？

她戰不勝惡劣的環境？

○ ○ ○

黃花似的瘦骨，

漸漸竟無能爲力了！

可憐她多少心血，

都爲着愛情吐盡！

○ ○ ○

她到了彌留的時候，

還念着：「可憐的……母親……！」

便溘然睡下去了！

○ ○ ○

——這是她的皮囊兒的變化罷！

她的精神，

是不會和地球同時泯滅的！

○ ○ ○

.....

.....

○ ○ ○

天下悲苦是青年！

清秋之夜

我是悲苦中的第一個！

責任的羈絆阻住了我，

使我不能和她共同生活！

郁芝——這些悲哀的呼聲，都是我在百無聊賴的時候，隨意寫了出來，那時你雖然看過，然而那時是那時，現在又不是那時了。何妨再閱一遍？

夜深了，到處都靜寂了！皎潔的明月，還不忍離開我。呵！這就是你的前身罷！望你永久地伴着我！我最後禱祝着：

輕盈的雲；

依稀的星；

映着一輪秋月——

顯出分外的光明！

○ ○ ○

月兒呵！

你這嫵媚的姿色，

怎麼會有「陰晴圓缺」？

○ ○ ○

願你永久地燦爛長空——

伴着一個可憐的我，

度這冷寂的生活！

情 秋 之 夜

仲勳——一六，一〇・九——

二十一

郁芝：

你那和藹誠懇的態度，沒一時不深刻地印在我的腦子裏；你那可敬的英魂，也沒一刻不環繞着我的左右。平時你和我談話的時候，都很歡悅似的；只有那一次，——在武昌的一天晚上——忽然看見你去年彌留時的狀態，使我回想到你的長久的病中，是何等的淒慘！因此我當時便在日記簿上載記了。那時的情景是：

「淡淡的斜陽，正要落到西方去了；一棟堂皇的屋子裏，發出很

悲哀的聲音來，「呵！這原來是二舅父家裏，——文廟內——怎樣會發出這樣悲哀的聲音來呢？莫不是她……？」我暗暗的想，連忙走到你的屋子裏來。

「怎麼說呢？……」我問那和我相遇的禱哥。

「因為郁芝病危了，五姑母沒有法子，只好大哭起來！」你說完了，就和我到了你的房裏。

一間黑暗的房裏，更加上把窗門緊閉着，——好像不是你以前住的那間房——黯淡的燈光，在棹上熒熒欲熄，房裏坐滿了的人，却是姒氏和諸姊妹。

「郁芝——仲勳來了！你知道麼？……」禱哥大聲向你說：

「……是！……是！……」你把身子微微地輾側，輕聲地說：

我真是着急；沒多時不來看你，怎麼就到了這個樣子呢？

過了一回，你那僵臥的瘦骨，更是一動不動了！氣息也沒有了！姨母和諸姊妹……，又放聲大哭起來。你的枯瘦的身子，僵臥床上，兩手緊握着拳兒，都和你死後的樣子相同。眼睜睜望着親愛的你，竟捨我而永訣了！我不禁大聲哭起來：「……郁芝！……」慟即醒。

月影嬋娟，正在窗外照耀着；我的眼眶裏，還不斷地滾出眼淚來。「呵！原來睡在這裏！離故鄉已是千里了！這樣的景色，那裏還遇着呢？……」在那半醒的時候，心琴兒忐忑的像亂絲一般。

悠揚的笛聲，從遠遠的高樓傳到我的耳鼓裏；剛才遇着的情景，還一幕一幕在我眼裏演映着；悲哀的哭聲，也「不絕如縷」地在我的耳裏蕩漾；臥着薄棉中的我，再也睡不着了！往復縈迴，念了一首七言律詩：

嬋娟月影耀縱橫：

往事縈懷夢不成！

碧海長風堪破浪；

青燈孤剪倍傷情！

——一腔熱血隨流水，

九曲愁腸有斷聲！

清秋之夜



玉笛隱聞樓半起，

教人涕淚落江城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一〇，一〇。——

二十二

郁芝：

今天是不是你的誕辰呢？在十八年前的今日，你已經呱呱墮地於甘村了！現在呢？離你辭塵的日期，又十六個月了！屈指計算起來，人的一生活，正如泡影曇花！不過是一現於地球上面罷了！

在愁天苦海中的我，遇着可紀念的你的誕辰，真是格外的悽楚！我的皮囊，飄泊于萬惡環境之中，益以種種的束縛，使我的責任，好

似完全放棄？一切問題，真是無從解決！在這種痛苦之中，怎樣不教我傷心流淚？

回憶去年的今日的我，已是由投考軍校失敗而返里了；我的前途，正一天一天的光明？束縛我的桎梏，也漸漸地放鬆，所以我還能樂觀似的。

今年的今日呢？離你和我的永訣的日期，已經是一年多了！在這一年多的當中，我雖然和支配我倆的環境作了兩次戰鬥，但終于是牠的神通廣大，次次教我失敗？使我沒法來完成我倆的重大責任，想到這裏，真是心灰意冷；寧可做了情的犧牲者，拋棄今生的責任，而求圓滿解決於來世呵！

郁妹！我的前途，又多麼的黑暗和危險了！明知前面是一個陷阱，而後面敵人追來，我寧可死於陷阱呢？還是反過臉來和敵人格鬥？郁芝！我相信只有把追我的敵人殺死！我才可以得到安全！達到我倆的任務！

唉！萬惡的宗法社會，束縛人到不可思議的地步！我願意鞠躬盡瘁，打破這種惡魔，以求人類的光明路徑；一般可敬可愛的青年，才不會再受這樣的支配！我倆再誕生的時候，也就不至再受打擊了！這就是我的責任和願望。

仲勳——一六，一〇，一二。——

郁芝：

我要告訴你的話，大約都在以前的二十二次信裏說得很詳盡了？我的願望和責任，也有誠懇決絕的表示了！概括我倆的過去，現在，和將來。可以簡單地記述一下：

A 相識——互察

1. 我於不願意的服賈中，而得緣認識了你。
2. 因頌民妹的不斷的介紹，而加重了我倆的互相信仰。

B 朋友——真摯的愛

1. 因互相了解對方的品行……思想……人生觀……，而結爲莫逆的朋友。

2. 因同居的機會，經過長時期的友誼，而達到了愛之沸點

C 障礙——肇病

1. 因家庭的希望和目的不同。

2. 萬惡宗法社會之蒙蔽。

3. 因你的慕親心切，而不忍有所表示。

4. 因抑鬱而發生病症。

D 別後——結果

1. 你因愁而病而死了。

2. 因責任不能放棄，以致不能和你迅速的共同生活。

3. 於相當時期後，必達到我倆一切願望。

#### 4. 求解決一切問題，只有努力參加革命！

郁妹！我和你的書面談話，暫告終止了，以後恐怕沒機會寫許多的信給你？關於我倆的前後，是何等的可悲可憐呵！現在我大聲疾呼：

「儘我的力量，加倍地努力，不完成我倆的責任，達到我倆的目的，就是死了，也決不會瞑目呵！！萬惡的環境呀！預備着罷！我將向你下最後的哀底美敦書了！」

完了，一切的一切，留着我倆面談，最後是祝你精神不死！！

仲勳——一六，一〇，一六。——